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六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自是定理然小人害人之術却又愈出愈奇即如申生之慈仁非特他人知之即晉獻亦未嘗不知也申生小心承順并無絲毫過端以如此之人而欲讒之豈不甚難况晉獻亦并不疑之不特不疑且深信其無他此即欲廢之其將何以爲詞哉試看優施驪姬便想出一反跌之計先把他說得好了然後漸漸壞去便使人易聽小人害人自許多方法聽言者可不慎哉

君子之去小人先去其甚者小人之害君子亦先去其高者先去甚惡之小人是殲厥渠魁之意而先去最高之君子者取其易爲力也蓋君子無不自愛而恥於受污稍一污之則其自去惟恐不亟矣從來朝廷之上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無不如此今優驪欲去三公子而首申生正是這一般算計

太子主兵姑勿論其理之當與不當只是事體先有許多不便了行軍之道賞罰爲重幸而獲勝賞無所加如其不勝却是如何行罰敗而不罰是爲失刑無以申威而用眾若欲罰之則將如何而罰之只此一件便有許多行不去了至於說到嫌其專權制命侵官蹈危還是第二層說話晉強於虢失虢得晉豈不便宜只就一面看來虞公之言何嘗不是但不知虢之相依而兩存者全是互爲救援四字蓋獨力則不能支而并力犄角

則可以抗晉也虢固借助於虞虞亦借助於虢有難則互爲應援無事則各守疆宇能相救而不能相吞所以能並存也至於晉則不然虞失虢固可借助於晉不思晉取虢後復何所借助於虞無所借而地偪焉晉何愛於虞乎智者慮事八面俱到愚人便只看得一面所以常被入欺虞公之愚已是愚不去了又加之以貪璧貪馬之心焉得不墮晉術耶

凡人懷才抱志誰不思見知於人見用於世只是時運未來任你千樣營謀偏要逢着困阨不怕你氣死悶死到時運來時不知不覺便自然生出機會來只看百里奚便是樣子才不能與命拗真把天下有才人哭煞

志士安貧達人知命學者皆知只是到無可奈何時却也難講百里奚是志士達人自不消說然到了屢屢爲炊不能保其妻

子之不凍餒這安貧知命的四個字自然也守不住了到出遊  
而久無所遇困苦更自可知至作媵於秦自恥而逃乞食於  
飼牛牧馬豈非至賤之事耶吾想爾時百里奚殆亦壯志索然  
矣豈知反因作媵一名得以受知秦穆羊皮贖去立致華無禍  
福倚伏真是令人難測

話說晉獻公內盡於驪姬外惑於二五益疎太子而親愛奚齊只因

申生小心承順又數將兵有功無間可乘驪姬乃召優施告以心腹

之事今欲廢太子而立奚齊何策而可施曰三公子申生夷吾重耳皆在遠

鄙誰敢為夫人難者驪姬曰三公子年皆強壯歷事已深朝中多為

之左右吾未敢動也奸人謀事必必計出萬全施曰然則當次第去之驪姬曰去

之孰先施曰必先申生其為人也慈仁而精潔這等四個好字不意亦能殺身所以聖人

言仁必兼之以義精潔則恥於自污慈仁則憚於賊人恥於自污則憤不能

忍憚於賊人其自賊易也然世子迹雖見疎君素知其為人謗以異

謀必不信夫人必以夜半泣而訴君若為譽世子者而因加誣焉要

奸人必須此法益不信也庶幾說可售矣驪姬果夜半而泣獻公驚問其

故再三不肯言故意不說故此惡毒獻公迫之驪姬對曰妾雖言之君必不信

也又老一句惡毒之甚妾所以泣者恐妾不能久侍君為歡耳獻公曰何出此

不祥之言驪姬收淚而對曰妾聞申生為人外仁而內忍其在曲沃

甚加惠於民民樂為之死其意欲有所用之也申生每為人言君惑

於妾必亂國舉朝皆聞之獨君不聞耳母乃以靖國之故而禍及於

君君何不殺妾以謝申生可塞其謀勿以一妾亂百姓獻公曰申生

仁於百姓豈反不仁父乎正是說得有理可見讒言難入驪姬對曰妾亦疑之一句

正是然妾聞外人之言曰只惟在外人口中便若自己全匹夫為仁  
與在上不同匹夫以愛親為仁在上者以利國為仁苟利於國何親

之有獻公曰彼好潔不懼惡名乎這一句又說得有驪姬對曰昔幽

王不殺宜曰放之於申申侯召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立宜曰為

君是為平王為東周始祖至於今幽王之惡益彰誰復以不潔之名

加之平王者哉獻公意悚然遂披衣起坐這等難說之人他偏有本

長曰夫人言是也在一個申生已死若何而可驪姬曰君不若稱耄而

以國授之彼得國而厭其欲其或可以釋君且昔者曲沃之兼翼非

骨肉乎武公惟不顧其親故能有晉申生之志亦猶是也君其讓之

獻公曰不可我有武與威以臨諸侯今當吾身而失國不可謂武有

子而不勝不可謂威失武與威人能制我雖生不如死爾勿憂吾將

圖之驪姬曰今赤狄皇落氏今太原府樂平縣有皇落村屢侵吾國君何不使之

將兵伐狄以觀其能用眾與否也若其不勝罪之有名若勝則信得

眾矣勝又不好不勝又不好只此一彼恃其功必有異謀因而圖之

國人必服夫勝敵以靖邊鄙又以識世子之能否君何為不使獻公

曰善乃傳令使申生率曲沃之眾以伐皇落氏少傅里克在朝諫曰

太子君之貳也故君行則太子監國夫朝夕視膳太子之職遠之猶

不可况可使帥師乎獻公曰申生已屢將兵矣里克曰向者從君於

行今專制固不可也獻公仰面自己亦覺其言得口故而歎曰寡人

有子九人尚未定孰為太子卿勿多言里克嘿然而退告於狐突狐

突曰危哉乎公子也乃遺書申生勸使勿戰戰而勝滋忌不如逃之

申生得書歎曰君之以兵事使我非好我也欲測我心耳可見申生

只是以順命為孝耳違君之命我罪大矣戰而幸死猶有令名乃與皇落大戰

於稷桑之地皇落氏敗走申生獻捷於獻公驪姬曰世子果能用眾

矣奈何獻公曰罪未著也姑待之狐突料晉國將亂乃托言痼疾杜

門不出時有今山西平陸縣二國乃是同姓比鄰唇齒相依其

地皆連晉界虢公名醜好兵而驕屢侵晉之南鄙邊人告急獻公謀欲伐虢驪姬請曰何不更使申生彼威名素著士卒為用可以成功也獻公已入驪姬之言誠恐申生勝虢之後益立威難制躊躇未決問於大夫荀息曰虢可伐乎荀息對曰虢方睦吾攻虢虢必救之若移而攻晉虢又救之以一敵二臣未見其必勝也獻公曰然則寡人無如虢何矣荀息對曰臣聞虢公淫於色君誠求國中之美女教之歌舞盛其車服以進於虢如此禮物其名卑詞請平虢公必喜而受之彼耽於聲色將怠棄政事疎斥忠良我便行賂大戎使侵擾虢境然後乘隙而圖之虢可滅也獻公用其策以女樂遺虢虢公欲受之大夫舟之僑諫曰此晉所以釣虢也君奈何吞其餌乎蜜餞原是好喫只是按耳虢公不聽竟許晉平自此日聽淫聲夜接美色視朝稀疎矣蜜餞已舟之僑復諫虢公怒使出守下陽之關只算未幾得矣

貪冒之賂果侵擾虢境兵至渭汭為虢兵所敗大戎王遂起傾國之

師虢公恃其前勝亦率兵拒之相持於桑田之地今河南獻公復問

於荀息曰今虢相持寡人可以伐虢否荀息對曰虢虢之交未離

也臣有一策可以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虢獻公曰卿策如何荀息曰

君厚賂虢又是蜜餞而假道以伐虢獻公曰吾新與虢成代之無名

虢肯信我乎荀息曰君密使北鄙之人生事於虢虢之邊吏必有責

言吾因以為名而請於虢獻公又用其策虢之邊吏果來責讓兩下

遂治兵相攻虢公方有犬戎之患不假照管獻公曰今伐虢不忠無

名矣但不知賂虢當用何物荀息對曰虢公性雖貪然非至寶不可

動之必須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之不舍耳獻公曰卿試言所用何物

荀息曰虢公最愛者璧馬之良也君不有垂棘之璧垂棘地名屈產

之乘乎屈產今石樓縣出請以此二物假道於虢虢貪於璧馬墮吾

之乘乎良馬四馬為一乘

計矣獻公曰此二物乃吾至寶何忍棄之他人荀息曰臣固知君之不舍也雖然假吾道以伐魏無虞救必滅魏亡國不獨存璧馬安往乎夫寄璧外府養馬外廐特暫事耳大夫里克曰國有賢臣二人曰宮之奇百里奚明於料事恐其諫阻奈何荀息曰國公貪而愚雖諫必不從也賢臣或可以醒愚却斷斷不能醫貪料得最是獻公即以璧馬交付荀息使如魏假道魏公初聞晉來假道欲以伐魏意甚怒及見璧馬不覺回嗔作喜手弄璧而目視馬問荀息曰此乃汝國至寶天下罕有奈何以惠寡人荀息曰寡君慕君之賢畏君之強故不敢自私其寶願邀權於大國魏公曰雖然必有所言於寡人也荀息曰魏人屢侵我南鄙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請平今約誓未寒責讓日至寡君欲假道以請罪焉儻幸而勝魏所有鹵獲盡以歸君仍在上川計寡君願與君世敦盟好魏公大悅宮之奇諫曰君勿許也諺云唇亡齒寒晉吞豳同姓

非一國矣獨不敢加於魏者以有唇齒之助耳魏今日亡則明日

禍必中於魏矣

雖然不聽不可不諫不然安見其為賢乎

魏公曰晉君不愛重寶以交權

於寡人寡人其愛此尺寸之徑乎且晉強於魏十倍失魏而得晉何

不利焉子退勿預吾事宮之奇再欲進諫百里奚牽其裾乃止宮之

奇退謂百里奚曰子不助我一言而更止我何故百里奚曰吾聞進

嘉言於愚人之前猶委珠玉於道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惟強諫

耳子其危哉宮之奇曰然則魏必亡矣吾與子盍去乎百里奚曰子

去則可矣又偕一人不重子罪乎吾寧徐耳宮之奇盡族而行不言

所之荀自歸報晉侯言魏公已受璧馬許以假道獻公便欲親將伐

魏里克入見曰魏易與也毋煩君往獻公曰滅魏之策何如里克曰

魏都上陽其門戶在於下陽下陽一破無完魏矣臣雖不才願效此

微勞如無功甘罪獻公乃拜里克為大將荀息副之率車四百乘伐

先使人報獻以兵至之期獻曰寡人辱受重寶無以為報願以兵從

既答壁馬之惠又欲踐肉獲之言耳

荀息曰君以兵從不如獻下陽之關獻公曰

下陽魏所守也寡人安得獻之荀息曰臣聞魏君方與因國大戰於

桑田勝敗未決君托言助戰以車乘獻之陰納晉兵則關可得也臣

有鐵葉車百乘惟君所用獻公從其計守將舟之僑信以為然開關

納車車中藏有晉甲入關後一齊發作欲閉關已無及矣里克驅兵

直進舟之僑既失下陽恐魏公見罪遂以兵降晉里克用為鄉導望

上陽進發却說魏公在桑田聞晉師破關急急班師被戎兵掩殺一

陣大敗而走隨身僅數十乘

魏霜發作實是難當

及至上陽守禦茫然無策晉

兵至築長圍以困之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採樵俱絕連戰不勝士

卒疲敝百姓日夜號哭里克使舟之僑為書射入城中論魏公使降

魏公曰吾先君為王卿士吾不能為降諸侯乘夜開城率家眷奔京

師去訖里克等亦不追趕百姓香花燈燭迎里克等進城克安集百

姓秋毫無犯留兵戍守將府庫寶藏盡數裝載以十分之三并女樂

獻於獻公

意在於國故不惜又費一番禮物

獻公益大喜里克一面遣人馳報晉侯

自己托言有疾休兵城外俟病愈方行獻公不時饋藥侯問不絕如

此月餘忽諜報晉侯兵在郊外獻公問其來意報者曰恐伐魏無功

親來接應耳

魏亡已久豈消息猶未至晉耶明是破綻虞公却不能知

獻公曰寡人正欲面與晉

君講好今晉君自來寡人之願也慌忙郊迎致餽兩君相見彼此稱

謝自不必說獻公約與獻公較獵於箕山獻公欲誇耀晉人盡出城

中之甲及堅車良馬與晉侯馳逐賭勝是日自辰及申圍尙未撤忽

有人報城中火起

魏霜發作

獻公曰此必民間漏火不久撲滅耳固請

再打一圍大夫百里奚密奏曰傳聞城中有亂君不可留矣獻公乃

辭晉侯先行半路見人民紛紛逃竄言城池已被晉兵乘虛襲破獻



公大怒喝教驅車速進來至城邊只見城樓上一員大將倚欄而立

盛甲鮮明威風凜凜向虞公言曰前蒙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國

敬謝明賜號公國亡尚能挈家而去虞亡却連家也陷在城中更是不值虞公轉怒頃刻之間便自家進不得自家

門首是便欲攻門城頭上一聲梆響箭如雨下虞公命車速退使人

催趨後面車馬軍人報曰後軍行遲者俱被晉兵截住或降或殺車

馬皆為晉有晉侯大軍即到矣虞公進退兩難歎曰悔不聽宮之奇

之諫也愚人不到盡頭處再不顧百里奚在側問曰彼時卿何不言

百里奚曰君不聽之奇其能聽奚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以從君於今

日耳虞公正在危急之際見後有單車驅至視之乃魏國降將舟之

僑也虞公不覺面有慙色舟之僑曰君誤聽棄失已在前今日之

計與其出奔他國不如歸晉君德量寬洪必無相害且憐君必厚

待君君其勿疑虞公躊躇未決晉獻公隨後來到使人請虞公相見

虞公不得不往獻公笑曰寡人此來為取璧馬之值耳不意璧馬其值如許價錢

命以後車載虞公宿於軍中百里奚緊緊相隨或諷其去曰吾食其

祿久所以報也獻公入城安民旬息左手托璧右手牽馬而前曰臣

謀已行今請還璧於府還馬於廐獻公大悅髯翁有詩云

璧馬區區雖至寶 請將社稷較何如

不誇苟息多奇計 還笑虞公真是愚

獻公以虞公歸欲殺之苟息曰此駭豎子耳二字虞公定評何能為於是待

以寓公之禮別以他璧及他馬贈之曰吾不忘假道之惠也舟之僑

至晉拜為大夫僑薦百里奚之賢獻公欲用奚使僑通意奚曰終舊

君之世乃可僑去奚歎曰君子違去國不適仇國况仕乎吾即仕不

於晉也舟之僑聞其來惡形其短小人自己不做好人又要與意甚

不悅時秦穆公任好即位六年尚未有中宮使大夫公子繫求婚於

晉欲得晉侯長女伯姬申生之妹為夫人獻公使太史蘇筮之得雷澤歸妹卦第六爻其繇曰

士刲羊亦無益音荒也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太史蘇玩其辭以為秦國在西而有責言非和睦之兆况歸妹嫁娶之事而震變為離其卦為睽睽離皆非吉名此親不可有獻公更使

太卜郭偃以龜筮之音獻意已許婚故筮不吉而更用卜偃獻其兆卜吉斷詞曰

松柏為鄰 世作舅甥 三定我君 利於婚媾 不利寇

史蘇猶據筮詞爭之獻公曰向者固云從筮不如從卜卜既吉矣又

何違乎吾聞秦受帝命謂黃蛇止鄰事其後將大此二句是許婚主意不可拒也遂許

之公子執歸復命路遇一人面如瘰血隆準虬鬚以兩手握兩鋤而

耕入土累尺命索其鋤觀之左右皆不能舉公子繫問其姓名對曰

公孫氏名枝字子桑晉君之疎族也繫曰以子之才何以屈於隴畝

枝對曰無人薦引耳蒙傑受困全此吃此四字之虧繫曰肯從我遊於秦乎公孫枝

曰士為知己者死若能見挈固所願也繫與之同載歸秦言於穆公

穆公使為大夫穆公聞晉已許婚復遣公子繫如晉納幣遂迎伯姬

晉侯問媵從媵之臣於羣臣舟之僑進曰百里奚不願仕晉其心不測不

如遠之乃用奚為媵却說百里奚是虞國人字井伯年三十餘娶妻

杜氏生一子奚家貧不遇欲出遊念其妻子無依戀戀不舍杜氏曰

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君壯年不出圖仕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妾能

自給毋相念也家只有一伏雌杜氏宰之以餞行廚下乏薪乃取屨

屨炊之春黃蘗煮脫粟飯奚飽餐一頓臨別妻抱其子牽袂而泣曰

富貴勿相忘奚遂去遊於齊求事襄公無人薦引又是吃這四字之虧久之窮

困乞食於餽齊地時奚年四十矣餽人有楚叔者奇其貌曰子非乞人

也叩其姓名因留飯與談時事奚應對如流指畫井井有敘楚叔歎

曰以子之才而窮困乃爾豈非命乎一句哭段遂留奚於家結為兄

弟蹇叔長奚一歲奚呼叔為兄蹇叔家亦貧奚乃為村中養牛以佐

養殮之費值公子無知弒襄公新立為君懸榜招賢奚欲往應招蹇

叔曰先君有子在外無知非分竊立終必無成奚乃止後聞周王于

頹好牛其飼牛者皆獲厚糈乃辭蹇叔如周蹇叔戒之曰丈夫不可

輕失身於人仕而棄之則不忠與同患難則不智古人於朋友之際必擇而後交亦此

也此行弟其慎之吾料理家事當至周相看也奚至周謁見王子頹

以飼牛之術進頹大喜欲用為家臣蹇叔自銜而至奚與之同見子

頹退謂奚曰頹志大而才疎其所與皆讒諂之人必有覬覦非望之

事吾立見其敗也志大而與讒諂之人交則必有邪謀才疎而與讒

人妙不如去之奚因久別妻子意欲還國蹇叔曰國有賢臣宮之奇

者吾之故人也相別已久吾亦欲訪之弟若還國吾當同行遂與奚

同至國時奚妻杜氏貧極不能自給已留落他方不知去處奚感

傷不已我亦為之感傷不已蹇叔與宮之奇相見因言百里奚之賢宮之奇遂

薦奚於國公國公拜奚為中大夫蹇叔曰吾觀君見小而自用亦

非可與有為之主奚曰弟久困貧譬之魚在陸地急欲得勺水自需

矣千古才人志士失身貽患都蹇叔曰弟為貧而仕吾難阻汝異日

是被此二語之累令人哭殺若見訪當於宋之鳴鹿村其地幽雅吾將卜居於此蹇叔辭去奚遂

留事國公及國公失國奚周旋不舍曰吾既不智矣敢不患乎至是

晉用奚為勝於秦奚歎曰吾抱濟世之才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

臨老為人賸比於僕妾辱莫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將適宋道阻乃適

楚及宛城楚地今南陽府宛之野人出獵疑為奸細執而縛之奚曰我國人

也因國亡逃難至此野人問何能奚曰善飼牛野人釋其縛使之餵

牛牛日肥澤野人大悅聞於楚王楚王召奚問曰飼牛有道乎奚對

曰臣聞之於野人曰牛之肥澤在於其心之安也臣聞之於野人曰牛之肥澤在於其心之安也

曰時其食恤其力心與牛而為一楚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獨牛也可

通於馬何不曰可通於政而備通於馬不乃使為圉人牧馬於南海

却說秦穆公見晉勝有百里奚之名而無其人怪之公子繫曰故虞

臣也今逃矣穆公謂公孫枝曰子桑在晉必知百里奚之略是何等

人也公孫枝對曰賢人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其智從虞公

於晉而義不臣晉是其忠且其人有經世之才但不遇其時耳惟賢人能

知賢人即此公孫枝穆公曰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孫枝曰臣

聞奚之妻子在楚不知如何問之其亡必於楚何不使人往楚訪之

使者往楚還報奚在海濱為君牧馬穆公曰孤以重幣求之楚其

許我乎公孫枝曰百里奚不來矣穆公曰何故公孫枝曰楚之使奚

牧馬者為不知奚之賢也君以重幣求之是告以奚之賢也楚知奚

之賢必自用之肯畀我乎君不若以逃勝為罪而賤贖之欲求其人於

必須重賂不重賂則未來有時又不可重賂重賂則反不來而却無

不第着可見臨事原無印板計策今人謀事而不中者大都是印板

計策此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穆公曰善乃使人持殺羊殺羊之

皮五進於楚王曰敝邑有賤臣百里奚者逃至上國寡人欲得而加

罪以警仕者請以五羊皮贖歸楚王恐失秦歡乃使東海人囚百里

奚以付秦人百里奚將行東海人謂其就戮持之而泣奚笑曰吾聞

秦君有伯王之志彼何急於一媵夫求我於楚將以用我也不見才

還足此行且富貴矣又何泣焉遽上囚車而去將及秦境秦穆公

使公孫枝往迎於郊先釋其囚然後召而見之問年幾何奚對曰纔

七十歲穆公歎曰惜乎老矣奚曰使奚逐飛鳥搏猛獸則臣已老若

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尚少也昔呂尚年八十釣於渭濱文王載之以

歸拜為尚父率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較呂尚不更早十年乎穆公壯

其言正容而問曰敝邑介在戎狄不與中國會盟叟何以教寡人俾

啟邑不後於諸姬幸甚奚對曰君不以臣為亡國之虜衰殘之年乃  
虛心下問臣敢不竭其愚夫莊岐之地文武所興山如大牙原如長  
蛇固不能守而以畀之此天所以開秦也聞此一語令人且夫介  
在戎狄則兵強不與會盟則力聚今西戎之間為國不啻數十并其

地足以耕籍其民可以戰此中國諸侯所不能與君爭者君以德撫  
而以力征四字并用方能有成只此四字百里生平可見既全有西陲然後扼山川之險以

臨中國俟隙而進則恩威在君掌中而伯業成矣豈非於霸直穆公是王業之基

不覺立起曰孤之有井伯猶魯之得仲父也一連與語三日言無不

合遂爵為上卿任以國政因此秦人都稱奚為五殺大夫又相傳以

為穆公舉奚於牛口之下以奚曾飼牛於秦用五殺羊皮贖回故

也髯翁有詩云

脫囚拜相事真奇

仲後重聞百里奚

從此西秦名顯赫 不虧身價五羊皮

百里奚辭上卿之位舉薦一人以自代不知所舉何人且聽下回分

解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屢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凡真是賢才未有不愛服勝已不特愛服苟有展布未有不引

與同事且讓之居上者蓋君子之心公而虛公則無自利之心

虛則無自滿之意故能引讓勝已也百里奚只薦用蹇叔一節

其賢已不可及矣若小人纔略得地步便惟恐勝已相形擠去

之惟恐不力又安肯於進身之初便先薦之使居已上乎

蹇叔初見秦穆一篇說話有大有小有進有退有次序有權衡

有把柄從來說爲國者必須威德并用自是老生常談至說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便將德威二字之本末始終理弊功效分割得清清楚楚請看一部列國志中諸侯或外削或內潰者曾有一人之不中否又說到三戒逐句自下註脚明快爽朗古今爲國之道無以更加於此就其言語行事而論之蹇叔王佐之才也其只以霸用於秦者亦時有未可耳夫妻至情然一到富貴貧賤之間便都不敢自信如杜氏已明知是百里奚却不敢自通先求爲澣衣婦又請升堂而歌書中雖只敘得二層而杜氏胸中固已不知柔腸幾折矣夫妻至情尙且如此况朋友乎故富貴人不念舊交而欲舊交恃其夙昔以自達豈有冀乎此古人於乘車戴笠之間諄諄致意也秦穆聞百里奚之賢則求之於楚而用之聞蹇叔之賢則聘之

於宋而用之至於繇余雖賢然旣已用於戎矣乃千方百計必求致而用之他如公孫枝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等皆一時人才之選舉之村豎之中升諸朝廷之上高爵厚祿信任不疑如此之君古今有幾及身而霸圖所應當予謂其實爲王業所基有識者必不以爲河漢也

音樂女色原非禍人之具然古今來之有國有家者壞事每由於此何也蓋耽於聲色而怠棄政事耳故管子之答齊桓曰好酒好色無害於霸不能任賢理政乃爲害霸故齊桓當任管窋諸賢修明政事雖多內嬖嗜酒聽音而竟成其爲五霸之首今戎主雖愛女樂若聽音御女之外仍不疎於政事委任繇余聽其諫說何至遂爲秦算乎至因歸遲而疑其二心致賢人爲敵國所用更是淺末愚見不值一笑也

詔說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欲爵為上卿百里奚辭曰臣之才不  
如臣友蹇叔十倍君欲治國家請任蹇叔而臣佐之

自己脚步尚未  
站穩便先薦賢

如此之人穆公曰子之才寡人見之真矣未聞蹇叔之賢也奚對曰  
何處更覓

蹇叔之賢豈惟君未之聞雖宋之人亦莫之聞也然而臣獨知之

臣嘗出游於齊欲委贄於公子無知蹇叔止臣曰不可臣因去齊得

脫無知之禍嗣游於國欲委贄於王子頹蹇叔復止臣曰不可臣復

去周得脫子頹之禍後臣歸虞欲委贄於公蹇叔又止臣曰不可

臣時貧甚利其爵祿姑且留事遂為晉俘夫再用其言以脫於禍一

不用其言幾至殺身此其智勝於中人遠矣今隱於宋之鳴鹿村宜

速召之穆公乃遣公子繫假作商人以重幣聘蹇叔於宋百里奚另

自作書致意公子繫收拾行囊駕起犢車二乘逕投鳴鹿村來

今歸  
德府

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賡而歌歌曰

山之高兮無攢行所乘途之泞兮無燭相將隴上兮泉甘而上沃

勤吾四體兮分吾五穀三時不害兮養殮足畢此天命兮無榮辱

藝在車中聽其音韻有絕塵之致乃歎謂御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

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其賢也

先問歌  
次問宅

敘次乃下車問耕者曰蹇叔之居安在耕者曰子問之何為藝曰其

故人百里奚有書托吾致之耕者指示曰前去竹林深處左泉右石

中間一小茅廬乃其所也藝拱手稱謝復登車行將半里來至其處

繫舉目觀看風景果是幽雅隴西居士有隱居詩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人生樂此更何求

數方白石堆雲起 一道清泉接澗流

得趣猿猴堪共樂 忘機麋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天去 高卧先生百不憂

熱停車於草廬之外使從者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啓門而問曰貴客何來熱曰吾訪蹇先生來也童子曰吾主不在熱曰先生何往童子曰與鄰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熱不敢輕造其廬遂坐於石上以待之童子將門半掩自入戶內須臾之間見一大漢濃眉環眼方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田滕西路而來熱見其容貌不凡起身迎之那大漢卽置鹿蹄於地與熱施禮熱因叩其姓名大漢答曰某蹇氏丙名字白乙熱曰蹇叔於君何人對曰乃某父也熱重復施禮口稱久仰大似今人說語聲口大漢曰足下何人到此貴幹熱曰有故人百里奚今仕於秦有書信托某奉候尊公蹇丙曰先生請入草堂少坐吾父到至矣言畢推開雙扉讓公子熱先入蹇丙復取鹿蹄負之至於草堂童子收進鹿蹄蹇丙又復施禮分賓主坐定公子熱與蹇丙談論此農桑之事因及武藝丙講說甚有次第熱暗暗稱奇想道有其父

方有其子井伯之薦不虛也獻茶方罷蹇丙使童子往門首伺候其父少頃童日報曰翁歸矣却說蹇叔與鄰叟二人肩隨而至見門前有車二乘駭曰吾村中安得有此車耶蹇丙趨出門外先道其故蹇叔同一叟進入草堂各各相見敘次坐定蹇叔曰適小兒言吾弟井伯有書乞以見示公子熱遂將百里奚書信呈上蹇叔啓緘觀之略

曰

奚不聽兄言幾蹈虞難幸秦君好賢贖奚於牧豎之中委以爲政奚自量才不逮兄乞兄共濟秦君聞名若渴敬命大夫公子熱布幣奉迎惟兄幡然出山以酬生平之志如兄留戀山林奚卽相從於鳴鹿之野矣

蹇叔曰井伯何以見知於秦君也公子熱將百里奚爲媵逃秦君聞其賢以五羊皮贖歸始末敘述一遍今寡君欲爵以上卿井伯曰



言不及先生必求先生至秦方敢登仕寡君有不腆之幣使繫致命  
 言訖即喚左右於車廂中取出徵書禮幣排列草堂之中鄰叟俱山  
 野農夫從未見此盛儀相顧驚駭謂公子繫曰吾等不知貴人至此  
 有失迴避繫曰何出此言寡君望蹇先生之臨如枯苗望雨煩二位  
 老叟相勸一聲受賜多矣二叟謂蹇叔曰既秦邦如此重賢不可虛  
 貴人來意蹇叔曰昔虞公不用井伯以致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賢  
 一井伯已足國來川賢那有多了的蹇叔此是託詞讀者莫錯認了老夫用世之念久絕不得  
 相從所賜禮幣望乞收回求大夫善為我辭公子繫曰若先生不往  
 井伯亦必不獨留蹇叔沉吟半晌歎曰井伯懷才未試求仕已久今  
 適遇明主吾不得不成其志勉為井伯一行為友情殷不惜屈節此等交情又於何處更覓  
 不久仍歸耕於此耳童子報鹿蹄已熟蹇叔命取牀頭新釀醪之以  
 奉客公子繫西席二叟相陪瓦盃木筋賓主勸酬欣然醉飽不覺天

色已晚遂留繫於草堂安宿次早二叟攜樽餞行依前敘飲良久公  
 子繫誇白乙之才亦要他同至秦邦蹇叔許之乃以秦君所贈禮幣  
 分贈二叟囑付看覷家問此去不久便再得相敘再分付家人勤力  
 稼穡勿致荒蕪二叟珍重而別蹇叔登車白乙丙為御公子繫另自  
 一車並駕而行夜宿曉馳將近秦郊公子繫先驅入朝參謁了秦穆  
 公言蹇先生已到郊外其子蹇丙亦有揮霍之才臣并取至以備任  
 使穆公大喜乃命百里奚往迎蹇叔既至穆公降階加禮賜坐而問  
 之曰井伯數言先生之賢先生何以教寡人乎蹇叔對曰秦僻在西  
 土鄰於戎翟地險而兵強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所以不列於中華者  
 威德不及故也非威何畏非德何懷不畏不懷何以成霸穆公曰威  
 與德二者孰先蹇叔對曰德為本威濟之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  
 不德其民內潰穆公曰寡人欲布德而立威何道而可蹇叔對曰秦

雜戎俗民鮮禮教等威不辨貴賤不明臣請為君先教化而後刑罰

只此一句便是近道之教化既行民知尊敬其上然後恩施而知感

刑用而知懼上下之間如手足頭目之相為管夷吾節制之師所以

號令天下而無敵也穆公曰誠如先生之言遂可以霸天下乎蹇叔

對曰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貪則多失忿則多難

急則多蹶夫審大小而圖之烏用貪衡彼已而施之烏用忿酌緩急

而布之烏用急三戒之所以然每條下只須一句君能戒此三者於

霸也近矣穆公曰善哉言乎請為寡人酌今日之緩急蹇叔對曰秦

立國西戎此禍福之本也今齊侯已耄霸業將衰君誠善撫雍涇之

眾以號召諸戎而征其不服者諸戎既服然後斂兵以俟中原之變

捨齊之遺而布其德義君雖不欲霸不可得而辭矣穆公大悅曰寡

人得二老真庶民之長也乃封蹇叔為右庶長百里奚為左庶長位

皆上卿謂之二相并召白乙丙為大夫自二相兼政立法教民興利

除害秦國大治這等用賢那怕不治史官有詩云

子繫薦奚奚薦叔轉相汲引布秦庭

但能好士如秦穆人傑何須問地靈

穆公見賢才多出於異國益加採訪公子繫薦秦人西乞術之賢穆

公亦召用之百里奚素聞晉人繇余負經綸之略私詢於公孫枝枝

曰繇余在晉不遇今已仕於國矣奚歎惜不已却說百里奚之妻

杜氏自從其夫出遊紡績度日後遇饑荒不能存活攜其子趁食他

鄉展轉流離遂入秦國以澣衣為活其子名視字孟明日與鄉人打

獵角藝不肯營生杜氏屢諭不從及百里奚相秦杜氏聞其姓名曾

於車中望見未敢相認因府中求澣衣婦杜氏自願入府澣衣勤於

擣濯府中人皆喜然未得見奚之面也一日奚坐於堂上樂工在廡

下作樂杜氏向府中人曰老妾頗知音律願引至庶一聽其聲府中  
人引至庶下言於樂工問其所習杜氏曰能琴亦能歌乃以琴援之  
杜氏援琴而鼓其聲淒怨樂工俱傾耳靜聽自謂不及再使之歌杜  
氏曰老妾自流移至此未嘗發聲願言於相君請得陞堂而歌之樂  
工稟知百里奚奚命之立於堂左杜氏低眉斂袖揚聲而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春黃蕪炊扈扈今日富貴忘我為  
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饑夫文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我為  
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曰君行而我啼今之曰君坐而我立嗟乎富  
貴忘我為三歌全是賦體而哀怨妻清已開漢魏樂府之祖夫入之才亦非小可也  
百里奚聞歌愕然召至前詢之正其妻也遂相持大慟良久問兒子  
何在杜氏曰村中射獵使人召之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聚穆公聞  
百里奚妻子俱到賜以粟千鐘金帛一車次日奚率其子孟明隨朝

見謝恩穆公亦拜視為大夫與西乞術白乙丙並號將軍謂之三帥  
專掌征伐之事姜戎子吾離姜戎西戎一種子爵吾離名駕整侵掠三帥統兵征  
之吾離兵敗奔晉遂盡有瓜州之地地在燉煌時西戎主赤班見秦人強  
盛使其臣繇余聘秦以觀穆公之為人穆公與之道於苑囿登三休  
之臺三休臺名誇以宮室苑囿之美繇余曰君之為此者役鬼耶抑役人  
耶役鬼勞神役人勞民語傳可入滑稽傳○對外國使臣無一德穆禮之言而先誇之以宮室之美宜其侮也  
公異其言曰汝戎夷無禮樂法度何以為治繇余笑曰禮樂法度此  
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利為文法以約束百姓僅僅小治其後日  
漸驕淫借禮樂之名以粉飾其身假法度之威以督責其下天下怨  
望因生篡奪若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上下一體無形迹之相欺無文法之相擾不見其治乃為至治此等語只算滑稽口給繇余奉使恐辱國命不得不如此各應全與正經道理無干讀者須要仔細穆公默然退而述

其言於百里奚奚對曰此晉國之大賢人臣熟聞其名矣穆公蹙然不悅曰寡人聞之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繇余賢而用於戎將為秦患奈何奚對曰內史廖多奇智君可謀之不必事事皆出自己能用人之智也穆公即召內史廖告以其故廖對曰戎主僻處荒徼未可為大智也穆公即召內史廖告以其故廖對曰戎主僻處荒徼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之女樂以奪其志留繇余不遣以爽其期使其政事怠廢上下相疑雖其國可取况其臣乎穆公曰善乃與繇余同席而坐共器而食居常使蹇叔百里奚公孫枝等輪流作伴叩其地形險夷兵勢強弱之實一面裝飾美女能音樂者六人遣內史廖至戎報聘以女樂獻之又是蜜餞戎主赤班大悅曰聽音而夜御女遂疎於政事繇余留秦一年乃歸戎主怪其來遲繇余曰臣日夜求歸秦君固留不遣戎主疑其有二心於秦息頗疎之繇余見戎主耽於女樂不理政事不免苦口進諫戎主拒而不納穆公因密遣人招之

繇余棄戎歸秦即擢亞卿與二相同事繇余遂獻伐戎之策三帥兵至戎境宛如熟路戎主赤班不能抵敵遂降於秦後人有詩云

虞違百里終成虜

戎失繇余亦喪邦

畢竟賢才能幹國

請看齊霸與秦強

西戎主赤班乃諸戎之領袖向者諸戎俱受服役及聞赤班歸秦無不悚懼納土稱臣者相繼不絕君子於事先為其難正是此意穆公論功行賞大宴

羣臣羣臣更番上壽不覺大醉回宮一臥不醒宮人驚駭事聞於外

羣臣皆叩宮門問安世子營音英召太醫入宮診脈脈息如常但閉目不能言動太醫曰是有鬼神欲命內史廖行禱內史廖曰此是尸厥必有異夢須俟其自復不可驚之禱亦無益世子營守於牀第之側寢

食俱不敢離直俟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額間汗出如雨連叫怪哉世子營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營曰君臥已

子營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營曰君臥已

子營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營曰君臥已

子營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營曰君臥已

越五日得無有異夢否穆公驚問曰汝何以知之世子營曰內史廖  
固言之穆公乃召廖至榻前言曰寡人今者夢一婦人妝束宛如妃  
嬪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來召寡人寡人從  
之忽若身在雲中縹渺無際至一宮闕丹青炳煥玉階九尺上懸珠  
簾婦人引寡人拜於階下須臾簾捲見殿上黃金爲柱壁衣錦繡精  
光奪目有王者冕旒華袞憑玉几上座左右待立威儀甚盛王者傳  
命賜醴有如內侍者以碧玉斝賜寡人酒甘香無比王者以一簡授  
左右卽聞堂上大聲呼寡人名曰任好聽旨爾平晉亂如是者再婦  
人遂教寡人拜謝復引出宮闕寡人問婦人何名對曰妾乃寶夫人  
也居於太白山在今鳳翔府郿縣之西麓在君宇下君不聞乎妾夫葉君別  
居南陽或一二歲來會妾君能爲妾立祠當使君霸傳名萬載寡人  
因問晉有何亂乃使寡人平之寶夫人曰此天機不可預洩已聞雉

鳴聲大如雷霆寡人遂驚覺不知此何祥也廖對曰晉侯方寵驅姬

疎太子保無亂乎天命及君君之福也穆公曰寶夫人何爲者廖對

曰臣聞先君文公之時有陳倉山名在今鳳翔府寶雞縣人於土中得一異物形

如滿囊色間黃白短尾多足嘴有利喙陳倉人謀獻之先君中途遇

二童子拍手笑曰汝虐於死人今乃遭生人之手乎陳倉人請問其

說二童子曰此物名事參列異傳及史記甚奇獾在地下慣食死人之惱得其精氣遂能變化

汝謹持之獾亦張喙忽作人言曰彼二童子者一雌一雄名曰陳寶

乃野雉之精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遂含瘡而逐童子二童子

忽化爲雉飛去陳倉人以告先君命書其事於簡藏之內府臣寶掌

之可啓而視也夫陳倉正在太白山之西君試獵於兩山之間以求

其迹則可明矣穆公命取文公藏簡觀之果如廖之語因使廖詳記

其夢并藏內府次日穆公視朝羣臣畢賀穆公遂命駕車獵於太白

山迤邐而西將至陳倉山獵人舉網得一雉雞玉色無瑕光采照人須臾化爲石雞色光不滅堂堂上帝乃用一雉雞精爲使耶况其果能依於上帝又何須人主爲之立祠乎秦穆之夢殆卽此妖所爲欲因以得祠耳獵者獻於穆公內史廖賀曰此所謂寶大人也得雌者霸徵乎君可建祠於陳倉必獲其福穆公大悅命沐以蘭湯覆以錦衾盛以玉匱卽日鳩工伐木建祠於山上名其祠曰寶夫人祠改陳倉山爲寶雞山有司春秋二祭每祭之晨山上聞雞鳴其聲聞三里之外間一年或二年忽見赤光長十餘丈雷聲殷殷然此乃葉君來會之期葉君者卽雄雉之神所謂別居南陽者也至四百餘年後漢光武生於南陽起兵誅王莽復漢祚爲後漢皇帝乃是得雄者王之驗畢竟秦穆公如何定晉亂再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驪姬之害申生從前回迤邐而來到此回是結穴處譬如奕者局勢已成到此只消一點一劫便滿盤都是故此數計雖很而其得力處却不在此回也

驪姬之害申生十九都是優施之惡起初進讒之力及交結二五爲助說里克使之中立這幾個大關節處都是這個奸賊主意驪姬不是得他爲謀未必便能害太子不害太子晉國不亂其初只由失於內外之防其弊遂至破國亡家敗壞而不可收拾可畏哉

荀息里克都只是謀臣算不得大臣爲其只看得見手邊也平鄭父之才識高似荀里數倍却反屈於下僚晉之用人如此宜其亂也

驪姬之讒太子處處先之以哭蓋先以哭動人主之心而後其  
言易入也然哭之一字却是婦人長技通病今人於妻妾之間  
有以哭進其說者其亦慎之也哉

申生只以順命爲孝故不憚自賊不知自賊之弊更甚於出亡  
由於素日晰理不明認義不熟之故以此論之卽謂杜原欸之  
轉導無狀也可

荀息以璧馬之謀遂滅虞虢二國可謂智矣乃於晉獻之殺申  
生害羣公子却不能出一言以諫阻反受立奚齊之亂命而許  
以死忠雖有之智安在哉不知大體而僅以從命爲忠卽謂小  
人之忠可也

申生本不應死又在可以不死之地而竟死愚之過也禮子之  
於父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恐邂逅致死而子親以殺子之名  
也况國家冢嗣又與士庶不同關係社稷之存亡宗嗣之絕續  
尤不可以輕死者也地居於外逃之可以自脫聞信在先去之  
不患無名留其身以繫國家之重姑俟君老而後入焉於以安  
靖其國家猶可幹蠱而蓋其父之愆也乃計不及此而只一死  
以成己之名貽亂國之殃而無補於其親之過僅可謂自好之  
人耳揆之於義所欠實多吾故無取焉

話說晉獻公既并虞虢二國羣臣皆賀惟驪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  
遣世子申生伐虢却被里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間無題目可做  
乃復與優施相議言里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  
優施曰荀息以一璧馬滅虞虢二國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  
里克之下若求荀息爲奚齊卓子之傳則可以敵克里有餘矣所爲  
舉國皆仇敵也况晉國之人豈僅一驪姬請於獻公遂使荀息傳奚  
里克爲可慮乎終是小人所見不大

齊卓子驪姬又謂優施曰荀息已入我黨矣里克在朝必破我謀何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優施曰里克為人外強而中多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為我用克好飲夫人能為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面以言探之其入則夫人之福也即不入我優人亦聊與為戲從來難說之言多以戲人都是圖其有退步耳故人於戲言不可不慎何罪焉驪姬曰善乃代為優施治飲具優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虞號間勞苦甚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間邀大夫片刻之懽何如里克許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大夫妻曰內子內其字也皆西坐為客施再拜進觴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至半酣施起舞為壽因謂孟曰主猶言唱我我有新歌為主歌之孟酌兕觥以賜施唱以羊脾問曰新歌何名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貴也此句便來乃稽顙而歌歌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烏鳥眾皆集於苑兮爾獨於枯苑何榮且茂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奈爾枯何

歌訖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譬之於人其母為夫人其子將為君本深枝茂眾鳥依託所謂苑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謗禍害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為枯矣言罷遂出門里克心中快快即命撤饌起身逕入書房獨步庭中迴旋良久是夕不用晚餐挑燈就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豈是大臣才識度也左思右想優施內外俱寵出入宮禁今日之歌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俟天明當再叩之捱至半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分付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話優施已心知其故連忙衣冠整齊跟着來人直達寢所里克召優施坐於牀間以手撫其膝問曰適來苑枯之說我已略喻豈非為曲沃乎汝必有所聞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施對曰久欲告知因大夫乃曲沃之傅且未



敢直言恐見怪耳里克曰使我預圖免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  
 有施乃俯首就枕畔低語曰君已許夫人殺太子而立奚齊有成謀  
 矣里克曰猶可止乎施對曰君夫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  
 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乎里克  
 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  
 所為思想了半夜原來想出這可以自脫否施對曰可施退里克坐  
 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歎曰卜筮之理何其  
 神也遂造大夫平鄭父之家屏去左右告之曰史蘇卜偃之言驗於  
 今矣平鄭父曰有聞乎里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奚  
 齊也平鄭父曰子何以復之里克曰我告以中立平鄭父曰子之言  
 如見火而益之薪也為子計宜陽為不信彼見子不信必中忌而緩  
 其謀子乃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

成敗猶未有定

平鄭父頗有大臣才識可惜屈於下位

今子曰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

立而待也里克頓足曰惜哉不蚤與吾子商之

過後與悔成一個什麼大臣

里克

別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特羊具享優人舞

斷送諸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無遠識

却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復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

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以為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獻公果

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入宮參

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懽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

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

太子無禮更甚獻公曰何如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飯索飯半酣戲謂

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

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乃免至此方下很手蓋為局勢已成也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游於園君從臺上

觀之必有覩焉獻公曰諾及明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園驪姬預以蜜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髻姬曰太子盍為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

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為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執申生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

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數日獻公出田於翟翟公所滅驪姬與優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

夢齊姜申生訴曰苦饑無食必速祭之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設祭祭齊姜使人送胙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

公回宮驪姬以鳩入酒以毒藥傅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饑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獻公取

觶酒欲嘗酒驪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獻公曰然

乃以酒灑地地即墳起又呼犬取一臠肉擲之犬咬肉立死驪姬伴為不信再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纔下口七竅流血

亦死驪姬伴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國固太子之國也君老矣豈且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雖是狠毒然全是前面局勢已成故其計易行耳言罷

雙淚俱下復跪於獻公之前帶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寧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

取酒欲飲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肯後園

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我君妾誤君甚矣獻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便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當時出朝召

諸大夫議事惟狐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平鄭父托以他出不至其

諸大夫議事惟狐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平鄭父托以他出不至其

餘畢集朝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羣臣知獻公畜謀已久皆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進曰太子無道臣請為君討之獻公乃使東關五為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兵善用眾爾其慎之狐突雖然杜門時刻使人打聽朝事聞二五戒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昨已留宮六日其為宮中置毒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相明者毋束手就死為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即不明却亦無罪可增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懼傷君心而不顧社稷之計此何理也不如我死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如何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而行討於我我被弑父之名以出人將以我為鴟鶚矣若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死即不歸惡於君乎而又損於社稷之重其惡君為甚矣何且彭君父之惡必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

是重困也乘君脫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

死乃為書以復狐突曰中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子少謂父

子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於是

北向再拜自縊而死死得不合中道無取焉死之明日東關五兵到知申生已

死乃執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獻

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乎冤哉原款所以不死而

就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昨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驪

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鎚

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梁五東關五謂優施曰重耳夷吾

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尚在我竊憂之優施言於驪姬使

引二公子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妾聞重耳夷吾實同申生之謀

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襲晉而殺妾以圖大事君

不可不察獻公意猶未信蚤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來覲已至關聞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去矣獻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乃遣寺人勃鞞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華率師往屈擒拿公子夷吾狐突喚其次子狐偃出見至前謂曰重耳駢脇脇骨重瞳一目二瞳狀貌偉異又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既死次當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狐偃遵命是夜奔蒲城來投重耳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勃鞞車馬已到蒲人欲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鞞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毛偃急趨後園勃鞞挺劍逐之毛偃先踰牆出推牆以招重耳勃鞞執重耳衣袂劍起袂絕重耳得脫去勃鞞收袂回報三人遂出奔晉國翟君先夢蒼龍蟠於城上見晉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小車數乘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教城上放箭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晉臣願追隨公子者重耳登城觀看認得為首一人姓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威之弟仕晉朝為大夫重耳日子餘到此孤無慮矣即命開門放入餘人乃胥臣即司空季子字白季魏犇單犇之孫字季佗食采於賈又即魏武子狐射姑曰賈佗亦曰賈季顛頡介子推先軫食邑於原亦曰原軫皆知名之士其他願執鞭負橐奔走效勞又有壺叔等數十人重耳大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殺世子晉國且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出亡翟君教開門放入眾人進見重耳泣曰諸君子能協心相輔如肉傅骨生死不敢忘德魏犇攘臂前曰公子居蒲數年蒲人咸樂為公子死若借助於翟以用蒲人之眾殺入絳城朝中積憤已深必有起為兩應者因以除君側之惡安社稷而撫民人豈不勝於流離道塗為逋客哉此人若在東吾處自然要依計而行重耳日子言雖壯然震驚了何以知之吾於其殺兵城守知之

此大人在東吾處自然要依計而行重耳日子言雖壯然震驚

君父非亡人所敢出也魏雙乃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切齒以足頓地曰公子畏驪姬輩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乎狐偃謂雙曰公子非畏驪姬畏名義耳從來賢人不肯輕舉妄動都是為此兩字耳雙乃不言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

蒲城公子遭讒變

輪蹄西指奔如電

擔囊仗劍何紛紛

英雄盡是山西彥

山西諸彥爭相從

吞雲吐雨星落胸

文臣高等擎天柱

武將雄誇駕海虹

君不見 趙成子

冬日之溫徹人髓

又不見 司空季

六韜三略饒經濟

一狐肺腑兼尊親

出奇制變圖如輪

魏雙矯矯人中虎

賈佗疆力輕千鈞

顛顛昂藏獨行意

直哉先軫胸無滯

子推介節誰與儔

百鍊堅金任磨礪

頡頏上下如掌股

周流遍歷秦齊楚

行官寢食無相離

患難之中定臣主

古來真主百靈扶

風虎雲龍自不孤

梧桐種就鸞鳳集

何問朝中苑其枯

重耳自幼謙恭下士自十七歲時已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狐射

姑凡朝野知名之士無不納交故雖出亡患難之際豪傑願從者甚

眾惟大夫卻芮食采於黃與呂飴甥腹心之契號射是夷吾之母舅

一人獨奔屈以就夷吾相見之間告以賈華之兵且暮且至夷吾即

令斂兵為城守計賈華原無心獲夷吾之意及兵到故緩其圍使人

陰告夷吾曰公子宜速去不然晉兵繼至不可當也夷吾謂卻芮曰

重耳在翟今奔翟何如此山而首欲從卻芮曰君固言二公子同謀

以是為計今異出而同走也算得是驪姬有辭矣晉兵且至翟不如之梁與

秦近秦方強盛且婚姻之國君百歲後可借其力以圖歸也也算得是

吾乃奔梁國賈華佯追之不及以逃奔復命獻公大怒曰二子不獲

其一何以用兵此左右欲縛賈華斬之平鄭父奏曰君前使人築二

城使得聚兵為備非賈華之罪也梁五亦奏曰夷吾庸才無足慮重

耳有賢名多士從之朝堂為之一空且翟吾世仇不伐翟除重耳後

必為患獻公乃赦賈華使召勃鞞鞞聞賈華幾不免乃自請率兵伐

翟獻公許之勃鞞兵至翟城翟君亦盛陳兵於採桑晉相守二月餘

平鄭父進曰父子無絕恩之理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已出奔而必追

殺之得無已甚乎畢竟還得他且翟未可必勝徒勞我師為鄰國笑

獻公意稍轉即召勃鞞還師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夷吾之黨異日

必為奚齊之梗乃下令盡逐羣公子逐之豈不可復晉之公族無敢

留者於是立奚齊為世子百官自二五及荀息之外無不人人扼腕

多有稱疾告老者時周襄王之元年晉獻公之二十六年也是秋九

月獻公奔赴葵邱之會不果於中途得疾至國還宮驪姬坐於足泣

曰君遭骨肉之釁盡逐公族而立妾之子一旦設有不諱我婦人也

奚齊年又幼悅群公子挾外援以求入妾母子所靠何人何不早算

愚婦但顧目前不此著淺夫獻公曰夫人勿憂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孤

當以幼君託之能敵已眾縱有忠臣亦難濟事况只一個何於是召

荀息至於榻前問曰寡人聞士之立身忠信為本何以謂之忠信荀

息對曰盡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獻公曰寡人欲以弱孤累大

夫大夫其許我乎荀息稽首對曰敢不竭死力獻公不覺墮淚驪姬

哭聲聞幙外數日獻公憂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時年纔十一歲荀

息聞幙外數日獻公憂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時年纔十一歲荀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息遵遺命奉奚齊主喪百官俱就位哭泣驪姬亦以遺命拜荀息爲  
上卿梁五東關五加左右司馬斂兵巡行國中以備非常國中大小  
事體俱關自荀息而後行以明年爲新君元年告訃諸侯畢竟奚齊  
能得幾日爲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凡爲君者立嫡以長正也晉獻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  
主卿不能明白理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  
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司馬氏  
荀息若早知奚齊卓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以悟  
其君則可以不死於難旣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托孤之

寄雖欲臨難苟免豈可得乎朱氏

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旣已見殺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人  
情乎死不足惜矣穆文熙

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君子  
重然諾正是慎之於始以爲後來可復地耳晉獻殺賢孝之太  
子又逐無辜之羣公子而立有罪嬖人之子爲君可謂義乎苟  
息不以道義衡之而遽許之以死可謂信近信於義乎有罪嬖  
寵子爲庶孽立子爲君可謂不失其親乎外無大國之援內有  
羣公子之怨內乏腹心之助而有抱憤之臣其可宗乎信不近  
義而因失其親言可不必復矣荀息若於里克平明告之時權之  
以義棄其亂命而改圖焉迎重耳而立之則不特轉禍爲福而  
仍可不失其令名乃不知變計而惟以踐言爲賢奚齊已亡又

立卓子以重辜而深怨卒之身死名滅而無濟於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其苟息之謂乎

屠岸夷雖是力士然却是有見識人不是一味鹵莽者只看東關五已自啖以爵祿他却來與騷遘商量騷遘告以大義他便幡然應命僞圍里克連誅二五此其識見高於苟息多矣不得以其力士而輕之也

議迎重耳狐突不肯署名自是老手深心亦慮內難未靖迎立未必便安耳其曰二子從亡嫌於與弒不過托詞不署耳只看重耳不來辭迎數語便知二人自有心術相合處此非淺人之所知也

卻芮頗有見識其度事揣情四面安放都無可議只是輔者夷吾脚跟先靠得不好所以壞了賢臣擇主而事正爲怕帶累自家耳

重耳素有賢名國人悅服禮賢下士羣臣所歸從亡諸人一時英傑父亡國亂不爲乘喪羣臣迎請不爲因亂太子先亡已爲次長於序應立不爲無名此時卽因迎請返國正位無有不可他只因外有夷吾及羣公子懷虎視之心挾強鄰之力將來必有鬪爭未便安然無事故且坐觀其釁徐圖萬全耳卻芮之言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句便已勘破隱衷故勸夷吾借秦力以求入亦是一樣見識難爲淺人道也

里平旣以國衆來迎自不患其不納入國而賞之厚則可以爲恩薄亦可以無怨奈何百萬七十萬許之如此其多後乃尺寸不與乎秦有婚姻之好使人來而勸我以乘時是已有納我之



意矣厚許以金玉幣帛秦亦有所利矣不患其不從也入國而償之易於爲力不失信而可以結強隣之歡奈何許以五城而又尺寸不與乎不許而與可以生歡許而不與亦最爲招怨內怨則迎我者可以改圖外怨則助我者可以別助吾故曰失計之甚也

詰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氏言病篤不至里克私謂平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平鄭父曰此事全在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入里克告曰主上晏駕重耳夷吾俱在外叔爲國大臣乃不迎長公子嗣位而立嬖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黨怨奚齊子母入於骨髓只礙主上耳今聞大變必有異謀翟輔之於外國人應之於內子何策以禦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托而傳奚齊則奚齊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

有他人萬一力不從心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已平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改圖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雖無益敢食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辭而去里克謂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執不聽奈何鄭父曰彼爲奚齊我爲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次就刺殺於苦塊之側二人不先定所立而蓋派於一刺時優施在傍挺劍來救亦被殺一時幕間大亂荀息哭亦非善計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託孤不能保獲太子我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驪姬急使人止之曰君柩在殯大夫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尚有卓子在可輔也去了一個心愛的荀息乃誅守墓者數十人即日與百官會議便扶卓子爲君時年纔九歲里克平鄭伴爲不知獨不與議梁五曰孺子之死實里克二人爲先

太子報仇也今不與公議其迹昭然謂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置

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七輿大夫之官半出其門討而不

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事既畢改元正

位外結鄰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五退謂東關五曰荀卿忠

而少謀作事迂緩忠而少謀說得是作事迂緩却怪不得益此時實在動手不得也不可恃也里平

雖同志而克爲先太子之冤銜怨獨深若除克則平氏之心惰矣東

關五曰何策除之梁五曰今喪事在邇誠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起

攻之只看二五之謀竟不得逞便知荀卿雖不迂緩亦無能爲也此一夫之力也東關五曰善我

有客屠岸夷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啖以爵祿此人可使也乃

召屠岸夷而與之夷素與大夫騅音迨相厚密以其謀告於騅迨

問此事可行否迨曰故太子之冤舉國莫不痛之皆因騅迨母子之

故今里平一大夫欲殲騅迨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爲君此義舉也汝

若輔佐仇忠幹此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代罵名不可不

可先告之以大義是正經人夷曰我儕小人不知也今辭之何如騅迨曰辭之則

必復遣他人矣子不如佯諾而返戈以誅逆黨即借其人而用之大是省力騅迨善謀可

愛我以迎立之功與子又與之以利以結其心是有權術子不失富貴而且有利名

汝爲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是也曉得從正棄邪大非孟浪力士騅迨

曰得無變否夷曰大夫見疑則請盟乃割雞而爲盟夷去迨卽與平

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家甲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里

克稱病不會葬屠岸夷謂東關五曰諸大夫皆在葬惟里克獨留此

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圍其宮而殲之借得兵來便好行事此人大有見識不是

孟浪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百僞圍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墓

告變荀息驚問其故東關五曰聞里克將乘隙爲亂五等輒使家客

以兵守之成則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荀息心如芒刺亦明知事必不成而

或反貽草草畢葬即使二五勒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他禍也

好音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託言稟事粹以臂拉其頸

頸折墜軍中大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秦翟之兵已在城外

我奉里大夫之命為故太子申生伸冤誅姦佞之黨迎立重耳為君

借言秦翟以制兵來明借重耳以收人心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者卒之間說話大有權衡不是孟浪力士

自去軍士聞重耳為君無不踴躍願從者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

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却被屠岸夷追及里克平鄭父驪盪各

率家甲一時亦到梁五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隻手擒

來里克趁勢揮刀劈為兩段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一齊

殺入朝門里克仗劍先行眾人隨之左右皆驚散荀息面不改色左

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刀斧之下豈衣袖能掩耶只似孩子舉動可笑卓子懼而啼荀息

謂里克曰孺子何罪寧殺我乞留我先君一塊肉里克曰申生安在

亦先君一塊肉也說得痛快只算顧屠岸夷曰還不下手屠岸夷就

荀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踢一聲化為肉餅荀息大怒挺佩

劍來鬪里克亦被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先奔賈君之宮賈

君閉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屍驪姬之

娣雖生卓子無寵無權恕不殺音彼辨同城錮之別室盡滅二五及優施之族髡

仙有詩歎驪姬云

譖殺申生意若何 要將稚子掌山河

一朝母子遭駢戮 笑殺當年暇豫歌

又有詩歎荀息從君之亂命而立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 猶說磴磴效死忠

璧馬智謀何處去 君臣束手一場空

里克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惟重耳最長且賢

當立只長賢兩字便公道極矣諸大夫同心者請書名於簡平鄭父

曰此事非狐老大夫不可里克即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老夫二

子從亡若與迎是同弑也同弑不同弑人自知之豈在與迎不與迎乎明是推辭不是真話突老矣

惟諾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已名次李鄭父以下共華賈

華騅過等共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士之銜假屠岸夷使

之奉表往圖奉迎公子重耳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疑之魏犢曰迎

而不往欲長為客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子尚多主意在此然

何必我且二孺子新誅其黨未盡入而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祚

我豈患無國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

曰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膳之誠死又不得

盡視含哭位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不得盡禮於生死之間其罪在

公議來迎何謂乘亂貪國乎雖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屠岸

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盍迎夷吾

乎里克曰夷吾貪而忍貪則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不

猶愈於羣公子乎眾人俱唯唯里克不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

迎夷吾於梁且說公子夷吾在梁伯以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圍夷

吾安居於梁日夜望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即命呂飴甥

襲屈城據之荀息為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

夫往迎重耳飴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號射卻芮商議要來爭國

所慮正在於此忽見梁繇靡等來迎以手加額曰天奪國於重耳以投我也

不覺喜形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何

耳君勿輕信夫在內而外求君者是皆有大欲焉一何又勸方今

臣用事里不為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入虎穴者必

操利器君欲入國非借強國之力為助不可鄰國之國惟秦最强子

蓋遣使舉辭以求納於秦乎秦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乃許里古以汾陽之田百萬許平鄭父以負葵之田七十萬皆書契而緘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秦并道晉國諸大夫奉迎之意秦穆公謂蹇叔曰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寡人聞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人將擇而納之未知孰勝蹇叔曰重耳在晉夷吾在秦地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為人穆公曰諾乃使公子絳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絳至晉見公子重耳以秦君之命稱弔禮畢重耳即退絳使聞者傳語公子宜乘時圖入寡君願以敝賦為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曰却內之迎而借外寵以求入雖入不光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入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為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一個是來人直說他却不依遂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公子絳見重耳不從心知其賢歎息

而去遂弔夷吾於秦禮畢夷吾謂絳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一個是來人不說他却不依絳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入告卻芮曰秦人許納我矣卻芮曰秦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許以重賂可也何必割地亦不信不近義故言不復夷吾曰大割地不損晉乎卻芮曰公子不反國則梁山一匹夫耳能有晉尺寸之土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絳握其手謂曰里克平鄭皆許我矣亡人皆有以酬之且不敢薄也初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所以便君之東游者東盡魏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今臨晉縣為界願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子絳欲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別有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願納於公子之左右他得的是現物從來是中人便宜乞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子之賜公子絳乃皆受之史臣有詩云

重耳憂親為喪親

夷吾利國喜津津

但看受弔相懸處

成敗分明定兩人

繫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遠

矣必納重耳

秦穆公本來意思甚好却被子繫教壞了

公子繫對曰君之納晉君也憂晉

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晉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

耳公子繫曰君如憂晉則為之擇賢君第欲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

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上不賢者出我下二者孰利

只計利害所

穆公曰子之言開我肺腑乃使公孫枝出車三百乘以

納夷吾

聞利即從所

秦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之姊是為穆姬幼

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晉遂為

手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為晉君必厚視賈君

先親其親雖是私心却亦先正其心其

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葉茂者本榮必盡納之亦所以固我秦

也穆姬大有識見賢名不虛

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以手書復之一一如命時齊

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親至高梁之地

晉地宰孔之言不驗齊桓終是

魁又聞秦師已出圍惠王亦遣大夫王子黨率師至晉乃遣公孫

明會秦之師同納夷吾呂飴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齊里克

平鄭父請出國舅狐突做主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

絳都即位是為惠公即以本年為元年按晉惠公之元年實圍襄王

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耳之賢欲得為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

望惠公既即位遂立子圉為世子以狐突號射為上大夫呂飴甥卻

芮得為中大夫屠岸夷為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一從其舊使梁繇

靡從王子黨如圍韓簡從隰朋如晉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枝以

索取河西五城之地尚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號

射目視呂飴甥飴甥進曰君所以賂秦者為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

今既入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界開口便秦其奈君何沒良心里克曰君始得國而失信於強鄰不可不如與之沒良心卻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秦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棄也里克曰既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里克之言大是正理惜其在嫌疑之地故令卻芮得以藉口也且先君立國於曲沃地不過蕞爾惟自彊於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鄰何患無五城哉卻芮大唱曰里克之言非為秦也言亦近似界也為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與故以秦為例耶難道是不該與的小人平鄭父以臂推里克克遂不敢復言

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界一二城可乎呂飴甥曰界一二城未為全信也而適以挑秦之爭不如辭之惠公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書略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得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即欲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寡人爭之弗能得此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惠公問誰人能為寡人謝秦者平鄭父願往惠公從之原來惠公求入國時亦曾許平鄭父負秦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秦城安肯與里平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這也怪他不得特地討此一差欲

訴於秦耳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見了穆公呈上國書穆公覽畢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為君今果被此賊所欺欲斬平鄭

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怒未盡問曰誰

使夷吾負寡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平鄭父曰君請屏左右臣有

所言穆公色稍和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而問之鄭父對曰晉

之諸大夫無不敢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飴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

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之二人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

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之二人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三十一

卷之六

里克逐夷吾所謂內怨則迎我者可以改圖為君內應請得世世事君何如穆公言此計妙哉固寡人之本心也所謂外怨則助我者可以改助於是遣大夫冷至隨平鄭父行聘於晉欲誘呂飴甥卻芮而殺之不知呂卻性命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卻芮呂飴甥料事多中可謂有用之才又盡心以事晉惠不可謂不忠但首倡重賂之謀而却內外食言以取怨及怨隙已成又不能自反改過乃誅戮大臣欲以弭禍夫禍亂豈亂任誅殺之可弭耶奸險殘毒不識為政之體欲以定國而久安難矣  
里克之殺奚齊卓子以人臣之分而論之固非有罪然以故太

子之寃及國人之公議而論之則殺之未為不當也嬖人之子其母有罪理不應立公憤殺之不可謂弑君况即弑君以報故太子之怨而迎立新君以定國家亦理之所不罪也且驪姬與奚齊卓子獨非夷吾之仇乎使飴甥龔屈據之以望變此何心也既得立矣却悔其許賂之厚乃假詞以罪之負心甚矣是時平鄭在外諸大臣在內倘竟說秦以挑其怒以責約為名與師以臨晉而諸大夫從中而應之晉惠所恃僅呂卻等數人耳國人又皆不服其將何以得免哉故其殺里克是大失算計而其不至即及於難者僥天之幸也

平鄭奉使往秦不別里克為恐有人伺察也今里克被誅嫌疑更甚秦人來索呂卻不行明是被他猜破豈反無人伺察耶約會多人深夜計事明露破綻何也憤激於中而不能忍也智者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三十一

卷之六



千慮必有一失機事不密則害成智者當三復斯言

屠岸夷之來形跡甚是可疑君欲加戮此語聞自何人皆出呂卻之謀又是何人所說重耳能得士心國人願戴秦人惡吾晉約亦欲立之岸夷見不及此果欲先斬呂卻逐君納君何必先期約會屠岸夷亦係在朝大夫焉得持書獨往圈套雖圓終有許多破綻平鄭素有料事之才何獨於此而憤憤也豈異謀太急故不暇致詳耶抑以通國皆不願戴惠公故不復疑岸夷之有異耶大約是以盟誓爲信耳見之不明遂受其禍惜哉

平鄭諸人之信屠岸始以前日殺奚齊卓子之故耳不知前日之事全虧驪適曉之以大義又動之以利害故能棄邪從正以就其功非其自能曉然於大義也素本不明大義則易爲人所愚有貪利懼害之心則易爲人所動二五之事豈可以爲例耶

只是屠岸於一五用之則與驪適商量何以今日之事乃不復謀之於驪適耶豈呂卻正在得君許以爵祿田土遂行之而不顧耶抑以君欲行誅之言懼死太亟故不暇別計耶本是可以爲善之人却被利害之心陷溺了可惜可惜

管子學問好處只是識得大端如論鮑叔牙不可爲相可知他相度淵涵論三嬖非人情不可近可知他撫民用衆又論隰朋之可相在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門真得爲相之道也學術如此宜其功成而名顯哉

凡一切聖賢君子英雄豪傑未有不近人情者不近人情非大奸大惡卽廢朽而不可用者也廢朽而不可用者其人必不入世入世而不近人情則無非大奸大惡之人也管子以此定三嬖之不可用真是特達之識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又以重

賂求入因此只得隨眾行事誰知惠公即位之後所許之田分毫不

給情理果然可恨怪不得他又任用驍射呂飴甥卻芮一班私人將先世舊臣一

概疎遠又是一層可恨事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界地於驍分明是

公道話卻芮反說他為己而設又是一層可恨事好生不忿忍了一肚子氣

敢怒而不敢言出了朝門顏色之間不免露些怨望之意這個便及

不鄭父使驍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窺瞰鄭父亦慮卻

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不鄭見識卑竟高似里克里克使人邀鄭父說

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早有人報知卻芮芮求

見惠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

不鄭父使奏自駕往追其中必有異謀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

立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

惠公曰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以戮之卻芮曰克弑姜齊又弑卓

子又殺顧命之臣苟息其罪大矣念其人國之功私勞也討其弑逆

之罪公義也明君不以私勞而費公義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

夫往矣卻芮遂詣里克之家謂里克曰圖侯有命使芮致之吾子圖

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

夫為爾君者難矣寡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

自圖之奚齊卓子算不得君使夷吾若在國中肯竟甘心罷手乎今反以此為克罪宜乎克之不服也里克曰不有

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卻芮復迫之克乃拔

佩劍躍地大呼曰天乎冤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面目見荀息乎

遂自刎其喉而死卻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髯仙有詩云

纔入夷吾身受兵 當初何不死申生

方知中立非完策 不及荀家有令名

惠公殺了里克羣臣多有不服者祁舉共華賈華雖造輩俱口出怨言惠公欲誅之卻蒞曰平鄭在外而多行誅戮以啓其疑叛之心不可君且忍之惠公曰秦夫人穆如中生之外有言托寡人善視賈君

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卻蒞曰羣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善視賈君以報秦夫人可矣惠公乃入見賈君時賈君色尚未衰惠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秦夫人屬寡人與君為歡君其無拒即往抱持賈君

善視之法秦夫人失所托矣宮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命事畢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於君妾身不足惜但乞君為故太子申生白冤妾得復於秦夫人以贖失身之罪即白太子之冤

豈只以贖身之罪乎惠公曰二豎子卓齊見殺先太子之冤已白矣賈君曰聞先太子尚稟葬新城即山君必遷冢而為之立諡庶冤魂獲安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惠公許之乃命卻蒞之從弟卻乙往曲沃擇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乙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中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為世子願無駭眾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賫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乃太傅杜原欵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欵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

突垂淚對曰太子之寃行道之人無不悲涕突何人能忽忘乎中  
曰上帝憐我仁孝已命我為喬山在今曲沃縣之主矣夷吾行無禮於賈

君吾惡其不潔欲却其葬恐違眾意而止今秦君甚賢吾欲以晉界  
**秦使秦人奉吾之祀**申生生不惜死以順父母死乃欲以國與他人何矛盾若此豈人死則心亦變耶真不可解

舅以為何如突對曰太子雖惡晉君其民何罪且晉之先君又何罪  
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恐玷仁孝之德也申生曰舅言亦是然

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為始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巫者  
吾將托之以復舅也何不再以夢言必托巫者何也原款在車下喚曰國舅可別

矣牽狐突下車失足跌仆於地車馬一時不見突身乃臥於新城外  
館申生所建以延接國中之使者心中大驚問左右吾得何在此左右曰國舅祭奠

方畢焚祝辭神忽然仆於席上呼喚不醒吾等扶至車中載歸此處  
安怠今幸無恙狐突心知是夢暗暗稱異不與人言只推抱恙留車

外館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有城西巫者求見突命召入預屏  
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鬼神通語巫者真能與鬼神通語耶幽明道隔之謂何乃不虞其賣乎吾所不解今有喬山主者乃晉國故太子申生托傳語致意國舅

今已覆奏上帝但辱其身斬其胤以示罰罪而已無害於晉狐突佯  
為不知問曰所罰者何人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

所指何事也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謝叩而去狐  
突歸國私與平鄭父之子平豹言之豹曰君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

晉國者其重耳乎正敘談間閭人來報平大夫使秦已歸見在朝中  
復命二人各別而歸却說平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賁著禮幣數車如

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克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轉回秦國  
再作商量又念其子豹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豹因此去住兩難躊

躇不決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繇  
共華在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繇

共華在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繇

共華在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繇

共華一一敘述了鄭父曰吾今猶可入否共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尚  
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况子出使在秦若  
為不知可也如懼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催車入城  
鄭父先復命訖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啓書看之略曰  
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寡人何  
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欲與呂卻二  
大夫面議幸旦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看見禮幣隆厚又以  
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館甥卻芮報秦卻芮私謂館甥曰秦  
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這等惡人偏能辦事吾等欲往必  
劫我以取地矣館甥曰吾亦料秦之權晉不至若是此必平鄭父聞  
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共為此謀欲使秦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

卻芮曰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懼子館甥之

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不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有同謀之人且先  
歸秦使而徐察之館甥曰善乃言於惠公先遣冷至回秦言晉國未

定稍待二臣之暇即當趨命冷至只得回秦呂卻二人使心腹每夜  
伏於平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卻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舉共  
華賈華離等夜至其家議事多人夜聚便不機密了五鼓方回心腹回報所

見如此如此卻芮曰諸人有何難決之事必逆謀也乃與館甥商議  
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奈何先說他一句最屠岸夷大驚

曰禍從何來卻芮曰子前助里克弒幼君今克已伏法君將有討於  
子妙在里克身上生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

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  
救之卻芮曰君怒不可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卻

芮慌忙扶起密告曰今平鄭父黨於里克有迎立之心與七輿大夫陰謀作亂欲逐君而納公子重耳子誠偽為懼誅者見而鄭父與之

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吾即以此所許鄭父負蔡之田割三十萬

以酬子功子且重用又何罪之足患乎如君果然欲殺那裏等作這般從容明明是計只是屠岸

却如何夷喜曰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効力但我不善為辭

奈何呂飴甥曰吾當教子乃擬為問答之語使夷熟記假使他又與

卻不知如何結是夜夷遂叩平鄭父之門言有密事鄭父辭以醉寢

不與相見夷守門內更深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

大夫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戮

於我奈何果要加戮豈是鄭父曰呂卻二子為政何不來之夷曰此

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深信又

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土心國人皆願戴之為

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改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夷是夜往致

重耳使合秦翟之眾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起先斬呂卻之

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即嚙一

指出血誓曰夷若有貳心當使合族受誅後來其子屠岸賈被趙武滅族果應其誓鄭父

方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至期屠岸夷復往則祁舉共革賈

華離遺皆先在又有叔堅纍虎特官出祁四人共華以下七人皆故

太子申生門下與鄭父屠岸夷共是十人重複對天歃血共扶公子

重耳為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 誰料奸謀呂卻為

強中更有強中手 一人行詐九人危

平鄭父款待眾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芮芮曰汝言為據

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

耳

耳

耳

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著名共是十位有九人俱先有花押第十屠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押鄭父緘封亭當交付夷手屬他小心在意不可漏洩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逕投卻芮家呈上芮看芮乃匿夷於家將書懷於袖中同呂飴甥往見國舅驍射備言如此如此若不早除變生不測驍射夜叩宮門見了惠公細述平鄭等之謀明日早朝便可面正其罪以手書為證次日惠公早朝呂卻等預伏武士於壁衣之內百官行禮已畢惠公召平鄭父問曰知汝欲逐寡人而迎重耳寡人敢請其罪鄭父方欲辭辯卻芮仗劍大喝曰汝遣屠岸夷將手書迎重耳賴吾君洪福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於城外拿下搜出其書同事共是十人今屠岸夷已招出汝等不必辯矣惠公將原書擲於案下呂飴甥拾起按簡呼名命武士擒下只有其華告假在家未到另行捕拿見在八人面面相覷真箇是有口難開無地可入

惠公喝教押出朝門斬首內中賈華大呼曰臣先年奉命伐國曾有

私放吾君之功求免一死可乎呂飴甥曰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今

事吾主復私通重耳此反覆小人速宜就戮可見施恩於小賈華語

塞八人束手受刑却說其華在家聞鄭父等事洩被誅即忙拜辭家

廟欲赴朝中領罪其弟共賜謂曰往則就死盍逃乎共華曰平大夫

之入吾實勸之陷人於死而已獨生非丈夫也吾非不愛生不敵負

平大夫耳義不負友就死如遂不待捕至疾趨入朝請死惠公亦斬

之不豹聞父遭誅飛奔這非死得是秦國逃難公欲盡誅里平諸大夫之族卻

芮曰罪人不孥古之制也亂人行誅足以儆眾矣何必多殺以懼眾

心惠公乃赦各族不誅進屠岸夷為中大夫賞以負葵之田三十萬

却說平豹至秦見了穆公伏地大哭穆公問其故平豹將其父始謀

及被害緣由細述一遍乃獻策曰晉侯肯秦之大恩而修國之小怨

自官聳懼百姓不服若以偏師往伐其中必內潰廢置惟君所欲耳  
穆公問於羣臣蹇叔對曰以本豹之言而伐晉是助臣伐君於義不

蹇叔只是論百里奚曰若百姓不服必有內變君且俟其變而圖

說豐即動就事穆公曰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殺九大夫豈眾

心不附而能如此况兵無內應可必有功乎平豹遂留仕秦為大夫

時晉惠公之二年周襄王之三年也是年周王子帶以賂結好伊維

之戎諸戎雜居伊維使戎伐京師而已從中應之戎遂入寇圍王城

周公孔與召伯康悉力固守帶不敢出會戎師襄王遣使告急於諸

侯秦穆公晉惠公皆欲結好周王各率師伐戎以救周戎知諸侯兵

至焚掠東門而去惠公與穆公相見面有慙色惠公又接得穆姬密

書書中數言侯無禮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許多不是教他速改前

非不失舊好惠公遂有疑秦之心急急班師平豹果勸穆公夜襲晉

帥穆公曰同為勤王而來此雖有私怨未可動也秦穆雖是霸君却

乃各歸其國時齊桓公亦遣管仲將兵救周聞戎兵已解乃遣人結

責戎主戎主懼齊兵威使人謝曰我諸國何敢犯京師爾甘叔王子

於甘叔招我來耳襄王於是逐王子帶子帶出奔齊國戎主使人請

京師請罪求和襄王許之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和戎之

勞乃大饗管仲待以上卿之禮管仲遜曰有國高二子在世卿臣不

敢當再三謙讓受下卿之禮而還有功不伐守禮不踰是冬管仲病

桓公親往問之見其瘠甚乃執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

寡人將委政於何人時甯戚賓須無先後俱卒管仲嘆曰惜哉乎甯

戚也桓公曰甯戚之外豈無人乎吾欲任鮑叔牙何如仲對曰鮑叔

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君子而不可以為政可見君子亦有幾等用法其人善惡過於

分明夫好善可也惡惡已甚人誰堪之鮑叔牙泉人之一惡終身不



忘是其短也桓公曰隰朋何如仲對曰庶乎可矣隰朋不恥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不恥下問則取益廣不忘公門則立心忠故可以為相也言畢喟然嘆曰天生隰

朋以為夷吾苦也身死舌安得獨存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耳桓公曰然則易牙何如仲對曰君即不問臣亦將言之彼易牙豎貂開方

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何疑耶仲對曰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

公曰豎貂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何疑耶仲對曰人情莫重於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

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

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

父平曰何不聞一言乎仲對曰臣之不言將以適君之意也譬之於水臣為之隄防焉隄防終有壞日何不去其禍本管子一生此最是其短處勿令泛濫今隄防去

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桓公默然而退畢竟管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看下回分解



